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儒家之道

中国哲学之探讨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美」倪德卫著

「美」万白安编

周炽成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
书究

刘 东 主 编
周文彬 总策划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儒家之道

中国哲学之探讨

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美〕倪德卫 著

〔美〕万白安 编

周炽成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美]倪德卫著;[美]万白安编;
周炽成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7-214-04454-4

I. 儒... II. ①倪...②万...③周... III. 古代哲学-研究-
中国 IV. B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0446 号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Copyright © 1996 by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4-221

书 名 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
著 者 [美]倪德卫
编 者 [美]万白安
译 者 周炽成
责任编辑 王 田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页 2
字 数 34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454-4/B·138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文版序

十年前,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编辑和出版了这本书(我的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集)。我感谢他,还感谢我的中国朋友,他们认识到这些论文的当代价值,并知道现在用中文出版它们的成本。我要特别感谢译者周焯成。下面,我谈两个与本书的内容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书中的一章的批评。我的朋友,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Roger Ames)有一个名为詹姆斯·毕胡尼克(James Behuniak)的学生著文批评我的一篇短文《荀子论人性》(本书第十三章)。我被邀作出回应。他的批评和我的回应都刊登在《东西哲学》2000年第1期。在此回应中,我部分地方否定了拙文,当然也部分地方否定了毕文。在该回应里,我总结道,荀子在《王制》之人们熟知的“梯状”论断“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中,当他说人独一无二地有义时,他对人性并没有说任何东西。在这里,正如我和其他大多数论者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义”一字并没不表示人性中的某一方面(李约瑟把“义”翻译为“正义之心”)。“义”只是指“礼仪”,而“礼仪”是荀子特有的用来指文明的习俗和制度的术语。但是,可能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因为,虽然荀子没有说人有一种特殊的天生的道德心,但是,他起码必须暗示着:就人类制度需要此心来说,我们有取得这种心的固有的能力,并且,不是只有一点。用李约瑟的话来说,我生来没有正确用英语之心(尽管是未发展之心),但我生来有一种能力,一种使我变为一个语言运用者并

分享运用英语的惯例的能力(正如我正在写的这个句子所显示的那样)。

第二个问题是：尽管本书延续了我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它并未充分地指出其中的一种基本要素。^{*} 虽然我忍受不了缺乏细节核实的不费力的一般化的结论(见我关于孟子的文章)，但是，我的天性是整体主义的：细节必须在有意义的结构中才能看到。对古代和永恒之中国的看法与现代新闻性的纪录，这两者是相反的，但是，必须整合起来。在我看来，急剧的转变，例如，从明的讲学到清的考据的转变，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变，似乎是在对一个单一的文明的想法中的歪曲。部分地为此之故，我选择了跨立转变的章学诚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这直接导致我的第一篇论文，那是关于知与行的(对一个初出茅庐而又没有得到像方克立^{**}那样的人的指导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本书中的文章是受到其他文章启发的。我是在编这本书的计划做好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原计划包括《共产主义伦理和中国传统》(1956)、《王阳明之后的中国思想中“知与行”问题》(1953)。当我专心这样考虑的时候，出版社决定：本书中没有位置留给后文。我不同意，认为两文是一对，并且，为了显示我如何进入1956年文中的问题，1953年文是必需的。万白安和我同意：即使减少篇幅，这本书还是太厚了，因此，我们遗憾地打算删掉关于“共产主义伦理”一文(该文于1972年重印)。出版社也同意这样做。也许，以后有机会把我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文章编成一本书。那样一本书会恰当地包括前述两文。关于“知与行”的文章，是我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在本书中体现的很多思想的重要背景。

我是通过研究章学诚对空言的焦虑而进入“知行”问题的。我看

* 这是指书中没有一种最基本的东西，把各部分连贯起来。——译者。

** 方克立是当代中国学者，原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研究知行观而著名。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译者

到,我在研究的主要不是可以可靠地称之为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而是一种劝告:抽象的概念对把握和传达对实在的理解总是不足够的,并且,对我来说,在其他方面伪装是错误的,甚至是道德上错误的。规则和概念会阻碍道德行动,因为,正如一个人不是先闻到花香,然后才决定喜欢它,除非他在伪装和欺骗自己(这是王阳明的著名例子),一个人也不是先知道年老的父母需要帮助,然后在孝的原则下归类现在的情形,并决定运用这个原则,除非他在伪装和欺骗自己。这种看法也在其他地方出现:文学评论家和职业诗人告诉我们,好诗不产生于试图依照设定主题的创作。章学诚不是第一个说经是史的人(王阳明已经这样说过),他要避免把经典作为道德规则之书。这使他走向了一条这样的路:以道德规则作为历代社会实践的不自觉的产物。

这种劝告的一个明显根源是隐藏在新理学中的大乘空宗佛教,但是,也有早得多的古代道德思想的根源。如果一个人在他对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之知识和他的行动之间没有无完全的一致,他在道德上就是该受责备的。这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根据自己公开表示的信仰而行动的可见的义务(“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志无力问题),遵守自己的思想和意向(对所选的东西或有义务去做的东西的意向)的可感的责任(《孟子·滕文公上》最后夷之的糊涂)。这使我探索 20 世纪世界的强制性说服现象和中国延安后期的学习小册子。更普遍地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把“哲学”作为“上层建筑”,他们如何能有一种道德哲学?我的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文章就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但是,还不止如此。这是我研究后王阳明时代“知行”二分支流的决定性一步。这明显是我对古代道德思想兴趣的一部分,这种兴趣甚至预示了我对甲骨文的研究,例如,在本书开头对商代“德”的概念及其在东周和西周的演变方式的研究。

不可避免地,一心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之后,我在其中发现了跟我早期思想相关的东西(因为,我还是同一个人)。我一开始研究甲骨文

* 《尚书·说命中》。

和金文,是为了寻求对作为语气词“气”字的正确分析,当时得到朋友大卫·基特里(David N. Keightley)教授的帮助[已故丹麦历史语言学家(Soren Egerod)和我都同意:这个字的语气词用法和代词用法是同源的,不需要假借的解释。我的关于这个方面的大部分文稿未出版,以后可能也出版不了]。但是,我绝不认为,侵入这些明显是偏僻而古远的探索领域是一个错误。我想,我要说:无论你在做什么,如果你看到某种需要做的东西,而且你认为你有熟练地探索的背景,你最好做它。

因此,二十五年来,我着迷于为了重构古代中国年表而探索甲骨文、金文、古文献和天文学。1979年年底,在为斯坦福大学关于甲骨文和金文之研究生课程作准备的时候,我几乎是偶然地发现:我可以用今本《竹书纪年》来分析这些文字的出现的时间。在1995年,也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之前一年,我完成了关于这方面的书的第一稿。* 不奇怪,我看到了很多对这个“工程”的批评。我经常想:不知我的已故老师洪业教授对我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翻案会怎么看。王国维断定它是伪书,这已经被广泛接受。洪老师也接受这种看法。“当仁不让于师”。我想,我会感动我的老师的。

倪德卫

2006年6月4日于加州洛斯阿里托斯

* 这本书还在修改的过程之中,但是,一个详细的讨论可见我的专题文章:《三代年代学之关键:今本竹书纪年》(邵东方译),台北:《经学研究论丛》10(2002),第223—309页。

致 谢

编者万白安致谢

我要感谢路易斯·爵奇(Lois Jerke),她把倪卫德的手稿(包括那些很难读得懂的几千年前的东西的复制品*)输入电脑;感谢公开庭院出版社编辑克里·默穆(Kerri Mommer),他显示了几乎无限的耐性;感谢我的妻子贝基·托马斯(Becky Thomas),她迁就她说的我的“昂贵的业余爱好”。

作者倪德卫致谢

如果把实质性的重写和修改算在内的话,构成本书的文章延续了四十多年。因此,我内心对那些活着和已去世的人的感谢也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怎样列举确实都远远是不完全的。在这里,我想强调对美国学会联合会和约翰·西蒙·顾简黑基金会的感激,它们支持我在1973—1974年对意志薄弱问题(尤其是中国哲学中的)的延期的研究。在那时和更

* 指本书中出现的甲骨文。——译者

早之前,我从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那里学到了很多。这是本书第六、七、九章研究的主题。后来,在1977年,美国学会联合会的慷慨的资助使伊凡侯(Ivanhoe)和我得以完成四卷本的朱熹、王阳明和戴震写的重要的新儒家文本的词语索引。这方面的大部分的工作是伊凡侯做的,但是这个项目引导我深入戴震的哲学;若无此项目,本书第十七章将是不可能的。我对章学诚的长期的兴趣见于该章和其他几篇文章。我很自豪地让我自己想起我的已故老师洪威廉(William Hung*)介绍我读章学诚的著作。我还要继续感激哈佛的罗伯特·海涛尔(J. Robert Hightower)教授,他对最后导致一本书的、我的章学诚研究表示了很大的耐性。要是没有斯坦福的威廉·斯赖布斯奇(William Clebsch)和斯坦福的宗教研究系邀请我在1980年和1984年去作沃尔特·伊凡斯-温兹讲座,就不会有本书第二、三、四、五章产生。我同样感谢罗思文(Henry Rosemont),他叫我对《孟子》的翻译写一篇评论文章,并慷慨地给我六个月的时间去写,但又静静地闭口不催,而我最后过了八年才写出来,这就是本书第十二章。第一篇文章(第二章)允许我要弄出自非常古老的甲骨文的材料;我内心总是感激大卫·基特里(David N. Keightley)教授和塞流斯神父(Father Paul L - M Serruys),他们引导我进入这个隐秘的领域。编进所有论文的一连串主题(“德”、自我修养、唯意志论伦理学、对允诺和履行的焦虑)都可以追溯到我在20世纪50年代所追求的历史兴趣,那时,我在写关于晚期新儒家的“知”与“行”和关于人们称之为在共产主义者指导下的“伦理学”中的强制性劝说这两方面的东西。当时,与阿瑟(Arthur)和玛丽·赖特(Mary Wright)的友谊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其时,对我开展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很重要的是我与亚洲研究会之“中国思想委员会”的同事的工作,该会从1952年到1960年举办了五次会议。另外,我不时地有理由感谢弗雷德·布兰多尔(Fred Brandauer)、弗朗西斯·葛兰里克(Francis Gramlich)、凯思琳·哈特尼特(Kathleen Hartnett)、西德尼·露斯(Sidney Rosen)、李野

* 是本书中文版序说到的洪业的英文名。——译者

里(Lee Yearley)。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从过去开始到现在看着在我前面的书,我要感谢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的帮助,这种帮助远远超过了对一个编者所期盼做的。他所做的注并不是他为我所做的最早的事。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对《孟子的动机和道德行动》的修改,使第七章部分地属于他,并使该章比原稿有更值得注意的价值。

目 录

中文版序 / 1

致 谢 / 1

第一章 导 言 / 1

第一节 倪德卫著作的特色 / 2

第二节 论文提要 / 6

一、中国哲学探索 / 6

二、古代哲学 / 8

三、最近的几个世纪 / 12

第三节 编辑方面的问题 / 15

注 释 / 15

第一部分 中国哲学探索

第二章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德” / 21

注 释 / 35

第三章 ‘德’的悖论 / 37

注 释 / 51

第四章 德可以自学吗? / 54

第一节 对孟子的回顾 / 55

第二节 荀 子 / 56

第三节 新儒家 / 59

第四节 清 代 / 62

第五节 总 结 / 66

注 释 / 68

第五章 中国道德哲学中的金律之辩 / 71

第一节 例子和差异 / 71

第二节 《论语》中的恕 / 74

第三节 冯友兰论忠恕 / 76

第四节 一种替代的解释 / 78

第五节 中国后来的解释 / 81

第六节 总结性的想法 / 87

注 释 / 92

第二部分 古代哲学

第六章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意志无力 / 97

第一节 孔 子 / 99

第二节 墨子和孟子 / 101

第三节 荀 子 / 105

第四节 心与欲的模式 / 107

注 释 / 111

第七章 孟子的动机和道德行动 / 113

第一节 “自弃”作为一种“不为”的方式 / 114

第二节 道德行为如何可能? “推”的概念 / 119

第三节 “一本”和“二本”的道德 / 125

第四节 “推”如何可能? / 129

第五节 对孟子的有限辩护 / 130

一、道义论,还是结果论? / 131

二、立刻行动的问题 / 134

三、我对我的感情负责吗? / 136

- 四、后退问题 / 140
- 第六节 比 较 / 142
 - 一、庄子和荀子中的问题 / 142
 - 二、西方观点的样本 / 143
- 注 释 / 147
- 第八章 公元前 4 世纪中国的哲学唯意志论 / 152**
 - 第一节 “不得于言……” / 152
 - 第二节 历史的假设 / 155
 - 第三节 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 / 156
 - 第四节 与庄子的比较 / 160
 - 第五节 墨家的唯意志论与告子 / 162
 - 注 释 / 166
- 第九章 “二本”，还是“一本”？ / 168**
 - 注 释 / 186
- 第十章 《孟子·告子上》第三至五章中的问题 / 188**
 - 注 释 / 206
- 第十一章 《孟子·尽心上》第十七章中的问题 / 209**
 - 注 释 / 215
- 第十二章 论《孟子》的翻译 / 217**
 - 第一节 译 者 / 217
 - 第二节 译 文 / 220
 - 第三节 准确性 / 225
 - 第四节 评 价 / 244
 - 注 释 / 247
- 第十三章 荀子论人性 / 249**
 - 第一节 引 言 / 249
 - 第二节 问 题 / 252
 - 第三节 第一个假设 / 253
 - 第四节 解决方法 / 258

注 释 / 260

第三部分 最近的几个世纪

第十四章 王阳明的哲学 / 265

第一节 引 言 / 265

第二节 心 学 / 266

第三节 目 标 / 268

第四节 王阳明的世界观 / 269

第五节 王阳明的哲学心理学 / 272

第六节 作为一种“道”的王阳明思想 / 274

一、自我修养 / 274

二、知 / 276

三、工 夫 / 278

第七节 结 论 / 282

注 释 / 283

第十五章 王阳明的道德决定:中国的“存在主义”问题 / 284

第一节 中国的“存在主义” / 284

第二节 一些可见的不同点 / 287

第三节 存在的苦恼 / 291

第四节 王阳明道德决定的性质 / 294

注 释 / 300

第十六章 章学诚的哲学 / 304

第一节 新儒家的背景 / 307

第二节 作为新儒家的章学诚 / 309

第三节 章学诚的历史理论 / 311

注 释 / 315

第十七章 两类“自然主义”:戴震与章学诚 / 317

第一节 引 言 / 317

一、戴震与章学诚 / 317

二、问 题 / 318
第二节 历史的问题 / 320
一、纪事年表 / 321
二、对纪事年表的评论 / 322
第三节 评论性的问题 / 328
一、六种理论 / 328
二、荀 子 / 330
三、孟 子 / 331
四、戴震论孟荀 / 332
五、章学诚论孟荀 / 335
注 释 / 339
参考文献 / 341
译后记 / 370

第一章 导 言

研究中国哲学要求不寻常的才能之组合。首先,研究者必须在本质上(如果不是在学究的知识范围的意义上的话)是哲学家,因为孟子、庄子、朱熹、王阳明和其他中国思想家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活生生的哲学问题。正如最初欣赏中国科学的人(例如李约瑟)是真正懂得科学的人一样,完全从事中国哲学的人也是真正的哲学家。其次,研究者必须是汉学家,因为,即使现代中国人也因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的隔阂而与他们的祖先有了很大的区别。假如没有方法去克服这些隔阂而研究中国哲学,这无异于将自己的成见和偏好投射到一种异文化身上,从而使自己失去了一次真正的“视野的融合”的机会。

在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达到知识成熟的那一代学者中,有几个人在哲学和汉学两方面的知识都很出色。他们是:葛瑞汉(A. C. Graham)、刘殿爵(D. C. Lau)、孟旦(Donald Munro)、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在这四个人之中,倪德卫的著作是最不出名的。虽然倪德卫在汉学界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幸福的几个人”中受到很高的尊重,但是,他一直是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他的著作没有被普遍地引用。考虑一下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近两件突出的事——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和葛瑞汉《道的论辩者》(1989)。史华兹只引了倪德卫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考证商被周征服的时间的(1983),一篇是非常专门地分析商代甲骨文的语言学小文章(1978—1979)。另一方面,葛瑞汉引用了倪德卫的三篇文